

意兴作，谅必有裨大局。价藩颇招物议，其才可用，能设法保全否？滇事经尊处秉公查办，大致已甚允协。荫帅复据属吏之言晓晓置辨，又劳星招远去，何其不惮烦也。巴兰德回国后，商会各邦欲免洋货厘金。威妥玛因前年烟台约内洋药加厘、租界免厘二条，该国未遽批准，复来华妥议。明年口舌必多，然拙不在我，只有听之。西藏探路，尚非另有覬觐，俄、英互争西界，彼此不让尺寸。我只能阻其不侵越，断不能禁其不游历。藏番愚梗，似须明白开导，新放锡厚庵缙前往驻藏，通达事体，过晤时乞与妥商。淮军协饷已蒙饬解三批，感戢之至。

### 复沈幼丹制军

光绪四年十二月初八日

乌石山教案，英领事断斡多端。一时似难妥结。经翁颈核未愈，总署诸务无人主持，近亦不复催问。借黄济运，终必至于无可借济，黄河旁注有限，尊虑下流缓淤易决，似尚非切近之灾。济南以下河槽甚深，去势甚顺。惟张秋口内淤垫数丈，挑挖断不能经久耳。欲复全漕，空言奚补江粮道一人，实受其界，行唤奈何。招商局用费浮滥，由徐雨之精神不能贯注。前饬景星、杏荪等回沪，与叶、徐通盘筹画，妥定章程。现尚水据禀复。陵工、洋债两项，竟将东南各省累倒，转瞬惠陵奉安以后，工需较减，西域行省未定，洋债正无已时。马兰镇兵房本非急务，直省故尔推出。南中即不能免，尽可从缓督销。淮饷实不可以再分，李勉林已报到沪，求公仍委会办机器局。颖叔闻主讲江汉书院，大足娱老。来春请覲，谅奉俞允启节约在何时？弟拟二月杪赴津，三月初入都料理随沪办差事宜，或与公相遇于路，一叙二十余年契阔耶！